

白鴿一作者：的盧（北一女中三年善班）

大隱隱於市。那些受不了人類噪音、垃圾、惡臭、噁心的同林鳥，揮舞著殘破的翅膀，或逃遁到山中隱居，或悲憤撞車而死，他們為了生存的自尊不屑與人爭（水泥）地。而我搖擺著肥胖的身軀，神態自若地吃喝拉撒睡，在「大中至正」的牌匾上。隱居在鬧處，向五斗米折腰？笑話，我日食幾兩而已，何須用求？滿地遊人餵食的精白良米，吃到腰桿子都打不直，折腰的窘境實在是天方夜譚。不食周粟？別傻了，人既不是上古人，鳥當然爾也不是上古鳥，伯夷叔齊采薇而食最終餓死，我則不太想當甘地。

人文薈萃的中正紀念堂，不乏穿著華麗的名媛淑女，她們供我吃吃喝喝，條件是和她們合影，留一幅天人合一的虛假影像。布拉格的少女，在噴水池旁的廣場淨做一些虛幻的夢想，以為白色的羽翼能守護她們的幸福，而我眼前少女們笑得花技亂顫的模樣也不遑多讓，使我哭笑不得：這些少女們總要等到年華老去，才能明白手中的白米吸引得了鴿群，但內心的戰戰兢兢卻始終留不住光陰。

行人來來往往，偶爾會有人指著我叫：和平鴿！和平鴿！

通常我會不客氣地拉泡屎在他身上，哼！和平鴿只有在奧運或其他國際場合出現，蘊含的意義是止境的你爭我奪，和平？等到全人類滅絕的那一天吧！別把和平的帽子扣在我頭上，戰爭從不屬於我的範疇。

衣衫襤褸的無業遊民是我的夢魘，在他們眼中，我只是一堆蛋白質，一頓可以滿足他們空虛的胃的大餐，人人欲得而食之。逃避他們的捕捉相當容易，飛得高高遠遠的，他們就拿我沒輒。其實人類本來和我一樣，可以自由翱翔的，但自從他們自視為萬物之靈、萬物主宰後，汗穢沉重的心靈便宣告他們必須用雙腳匍匐的宿命。桎梏，只不是另一種形式的咎由自取。

獵人的槍聲不再鳴起，安逸的生活讓我逐漸癡肥，和愚蠢的人類患相同的毛病（高血壓、糖尿病、心臟病）使我感到可恥。但，至少，在人類紛紛從高樓跳下結束生命的同時，我選擇往上高飛，逆天而亡似乎精采一些。

註：本文摘自中國時報 95.04.12 浮世繪「文彩青少年」